

熟练地运用群众的语言，是《套不住的手》的艺术特色之三。赵树理的作品不但在人物对话上，而且在一般的叙述与描写上都运用了群众的语言，显得生动、活泼、富有生命力。《套不住的手》在人物对话方面作到了话如其人。赵树理手中的那枝笔写到人物对话时，扣紧了性格，只用了寥寥数语，就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，收到了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。如陈秉正在试过了新买的毛线手套后，对满红媳妇说：“暂且给我放过去吧！”意思是现在整天干活，带着手套碍事，等以后闲散了再说。可是当他经过逛物资交流会、出席县劳动模范会议以后，再把手套交给满红媳妇时就说：“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！我这双手是带不住手套的！”意思是不论在任何时间，自己的手都用不着手套。因而就只好再把手套还给他们。又如陈秉正在物资交流会上买了桑杈丢了手套时，心里想着：“丢就丢了吧！戴上它也没有多少带它的时候！”可是在出席县劳动模范会议整理卫生，又丢了手套，当招待员要去找时，他却阻止说：“不要找它了吧！手套给我没有多大用处！”这些话虽然都涉及了手和手套的关系，但前者强调的是自己带的时候不多，后者则干脆表示手套对自己没有用，感情色彩上是有区别的。读着这些朴实而简洁的语言，在我们面前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可尊敬的老人形象，这当然是和作者娴熟地运用群众的语言分不开。

《套不住的手》所运用的叙述语言生动、活泼、准确、鲜明，艺术概括达到了极高的境地。如写陈秉正干的活质量好时说：“经他垒过的石头地堰从来不会塌整儿，经他手压的重肥窖从来也不会半路熄了火；至于犁、种、锄、收，那些普通活计，更是没有一样会落在马下的。”说的虽然是家常话，却既有具体的介绍，又有概括的评论，虽然没有多余的渲染，却让人感到非常亲切。又如写郝和合干活质量差时说：“半辈子常是直着腰锄地，锄一锄，锄头蹦三蹦，蹦到草上就锄了草，蹦到苗上就伤了苗。”在这里叙述和描写交叠，用漫画的笔触勾勒了这个马大哈式人物的劳动情况。虽然没有穿插议论，但褒贬之意尽在其中。再如写到陈秉正的手时：“手掌好象四方的，指头粗而短，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，里外都是茧皮，圆圆的指头肚儿，都象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，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。”写的是一双劳动者的手，一双经历过磨难的手。从这双手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。作品在从侧面表现陈秉正的手的威力时，这样说：“一被他握住，象被钳子挟住那样疼”。在从正面表现陈秉正的劳动时这样说：“弯下腰去两手托住，两腿摆成骑马架式，两肩一耸，利利落落抬起来。”读着这些富有表现力的语言，仿佛感到作者一下子把人物推到了我们的面前来，这真不愧是语言艺术家的大手笔。

“烦能不乱 肆能不流”

——谈《六国论》的写作特点

孙永都

苏洵的《六国论》，通过明辨周朝末年山东六国败灭的原因，借古讽今，指斥了宋朝统

治者赂敌苟安、屈从强暴的绥靖政策。告诉人们：为国者应该发奋图强，搞好武备，才能却敌自立；尚若采取屈辱求和的路线，必然归于覆灭。这是一篇很著名的政论文。其文笔纵横恣肆，造语犀利明快，论证缜密，脉络分明，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。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和借鉴到论说文的一些写作方法和技巧。

第一，紧扣中心，抓住重点，恰当地安排结构层次。持之有故，言之有理，有条不紊地加以论述。作者首先提出“六国破灭……弊在赂秦”，核心问题是“赂”。接着将赂秦与六国破灭的关系讲得深透内层，概及全面：赂则力亏，力亏则不能战，不能战则国家亡；赂可致自身败亡，自身败亡，则无法援助他国，失强援而致六国互丧。战国时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本来纷繁复杂，但是作者只就对秦的态度上，把六国区别为两个类型：“赂秦”和“不赂秦”。三种情况：韩、魏、楚“以地赂秦”；齐依附秦国；燕、赵“用武而不终”。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属于“赂秦”一类，第二种和第三种属于不“赂秦”一类。苏洵先集中力量在“赂秦”问题上为六国破灭立论，因为这是六国破灭的根本要害：不仅“赂秦”的韩、魏、楚因此丧亡，不仅幻想保持互不侵犯局面的齐国因此不能保全，而且能够跟秦国较量一下的燕、赵也因此失败。写论说文必须扣紧中心论点来发挥议论，重点摆对了，又要把它同别的部分联结起来，看出它们的相互关系。所以作者集中论述了“赂秦而力亏，破灭之道也”以后，而又论述“不赂者以赂者丧”的道理。从结构上看，首先提出论点，接着进行雄辩的论证，最后延伸论点，以讽喻作结，把文章从评论历史延伸到现实上来，自始至终，抓住议论六国兴亡这条中心线索，紧针密线，决无游离散乱之笔，显得紧凑有力、条理分明、畅达透辟、严密完整。

第二，语言精练准确、富于感情、形象化。全文仅用六百字，就给六国兴亡作了一个小结，语言文字自然朴素、精练准确。如开篇四句：“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，战不善，弊在赂秦，”就足以显示作者语言的高度概括能力，几乎是一字不能增减移易。在进行评论时，作者常常插入一些生动的叙述，引用一些形象的譬喻，例如描述祖先创业艰难，儿孙荡产轻易的一段文字，描叙得何等具体、形象。为了把“奉之弥繁，侵之愈急”的道理讲得更明白清楚，作者在一番笔酣墨饱的描写、叙述、论辩之后，又引来古人的譬喻性名言“以地事秦，犹抱薪救火；薪不尽，火不灭”（见《战国策·魏策》、《史记·魏世家》）为“奉之弥繁，侵之愈急”的论点做据。这个譬喻非常准确、非常形象地表明了“赂秦”的严重危害和根本错误，显示了立论基础的坚实有力，又避免了枯燥呆板的毛病，让人感到摇曳多姿，兴味无穷。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，又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。而这正是一般议论文章所难于顾及的。另外，作者运用了“呜呼”、“悲夫”等感叹词语，表达了对六国覆亡的惋惜心理，感情色彩较浓。最末一段只八句，内容高度概括，用笔极为精炼，那种讥讽严正的语气情态也十分鲜明，恰如其分地把议论暗射现实，话说得婉转含蓄，却暗示得尖锐明确，是曲笔讽刺，也是正面斥责。从全文的布局来看，行文略作回荡，收结得沉着有力、含蓄不尽，表露出作者托古讽今的写作目的和担忧国势的情怀。

以上所述，足见作者见识深远、眼光犀利，议论透彻，行文干练，在运用语言上有独到功夫。曾巩评苏洵文章“颇能不乱，肆能不流。其雄壮俊伟，若决江河而下也；其辉光明白，若引星辰而上也。”（见《苏明允哀词》）十分确切地说明了苏洵散文的特色和成就，我们从《六国论》里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。